

太极拳

张长龄 李光藩 整理编写



太 极 传 奇

张长龄 李光藩 整理编写

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北京

责任编辑 魏 隋

封面画 葛一木

封面题字 梁万远

太 极 传 奇

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巨山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5.75 字数: 11.5万

1987年7月第一版 1987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,000册

书号: 01229·0299 定价: 0.90元

目 录

杨露禅一下陈家沟.....	1
杨露禅二下陈家沟.....	11
杨露禅三下陈家沟.....	28
武禹襄重下陈家沟.....	43
“学武智，学文愚”.....	49
学馆练艺.....	52
南瓮圈练功.....	54
锋芒初试.....	57
山东办案.....	60
进京.....	65
怒打“雄县柳”.....	70
智胜“飞刀张”.....	76
李亦畬著书.....	80
“无心”道人.....	90
金陀寺对弈.....	93
李亦畬收徒弟.....	95
“老为子井”.....	99
葛福来巧遇名师.....	102
草堂会.....	107
班侯驯马.....	111

柳树店	118
打猎	122
救火	125
席间献技	127
过城墙	129
解村仇	131
巧走梅花桩	133
三请杨班侯	135
群英播	144
后记	170

杨露禅一下陈家沟

太行山下，滏河北岸，有一座古城。从远处看高大的城墙和城楼，给围在一片密密层层芦苇之中。再远，是一望无际的水洼。洼里，水光映日，蒲荷飘香，鹅鸭成群，渔歌互答……这里便是有名的广府城（也叫广平府，今河北省永年城关）。

广平府，古称曲梁郡，后改为平干，洛州。隋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曾在这里建都。

广府城地灵人杰，历史上出过许许多多有名的人。唐代诗人司空曙，元朝宰相王碧，明代文人申凫盟，书法家张盖等，都是显赫一时的人物。人称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郑板桥曾住在城北莲亭（清晖书院），恋恋不肯离去。著名书法家方观承辞去直隶总督后到这里讲学，还留下了“稻引干畦苇岸通，游来襟袖满荷风”的诗句。

人们传说，广府城是一座水牛城。历史上每遇到洪水泛滥，都是水涨城高，哪怕是洪水涨到离城墙垛口还有一砖高，也休想漫进城去。那是城门底下的水牛把城墙驮了起来，遇到夜深人静，人们还能听到水牛“哞哞”的叫声呢！

后来，从南方南方老南方的外国来了一个“南蛮子”，心眼可坏啦！他装扮成一副铜锅匠的样子，成天在大街上吆喝：“铜家伙来——铜家伙来——”给他拿个瓷盆，他

说：“物件太小，不錾。”给他搬口大锅，他说：“物件太小，不錾！”不知是谁，急眼了，说：“城墙大，西门外城墙上有了裂缝，你錾吧！”不料，这“南蛮子”果真在一天夜里，悄悄地爬到城墙上，在裂缝的地方钉上了三个大锡子。这下可糟了，第二年发大水，城墙再也不长了，说是把牛的肝花钉坏了，牛死啦！眼看着水涨城不长，人们心急火燎没办法，只好从城里挖土，抬到城墙上筑堰。大伙从早到晚，又一直忙到深夜，这才惊动了关帝庙里的关圣帝君。他横刀策马，在城墙上来回飞跑，到了城东北角，蓦地发现水中有两道湛蓝湛蓝的亮光，好似两颗明珠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个老鳖精，足有一间房子那么大，正领着水头淹城哩。关老爷一见，勃然大怒，用手一指，喝道：“好你个孽畜，还不给我退下！”那老鳖自知不好，急忙朝后退了退，在地上就地偃了几偃，屁股后边便出现了一个无底深坑，这就是后来的黑龙潭。第二天一早，有人还亲眼看到关帝庙里的关大圣两眼还是通红通红的，他座下的那匹马，依然是湿漉漉的一身汗水……

人们都说，打那以后，广府城练武的人就多了起来，历史上还真的出过不少武术名家哩，到了晚清，洋鬼子不断侵略中国，清政府的官吏腐败无能，却专门欺侮老百姓，这样，广府城爱好武术的人更加多起来。特别是陈家沟的太极拳传入永年以后，练拳习武之风更盛。太极拳术也随之发展起来，从那时起，广府城便有了“太极拳之乡”的美称。

现在，咱就从该露禅陈家沟学艺说起吧！

大清道光年间，直隶广平府城南关里住着一户人家，姓杨名福魁字露禅，人称杨老露，三十多岁，因家里贫穷，每

天总是推一辆独轮木车，以卖煤土为生。煤土就是把煤末和成煤块、煤球时用的粘土，有的地方用白土。广府城里居民很多，城周围全是芦苇水洼，所用煤土必须到离城五里大堤之外去挖。杨露禅生的虎背熊腰，肩宽膀圆，推车挑担，力气过人。他那独轮车一趟少不了八百斤，一车煤土足够半道街使用。为此，人们开玩笑，有喊他“半道街”的，也有喊他“八百斤”的。杨露禅靠着推车卖煤土，一家老小生活倒也过得去。

当时，广平府城里西大街，有一家生药店，名叫“太和堂”，是河南省温县陈家沟人开的，掌柜的姓陈，几个伙计也都是陈家沟人。店内药物齐全，货真价实，生意很是兴隆。城里城外，远远近近到太和堂求药的人很多，店门前常常是人来人往，顾客盈门。

人们传说，太和药店里的掌柜和伙计都暗地练一种拳术，名叫“太极拳”。究竟“太极拳”是什么样式，谁也没见过。不光没见过，连听也还没有听说过哩！有些爱好拳术的人，想瞧个稀罕，但由于“太和堂”店门早晚总是紧紧关着，所以，尽管人们留心，也总是看不到。

杨露禅从小爱好拳术，听到人们说起太极拳如何如何时，心里总想看个究竟。

这一天，杨露禅卖完了最后一车煤土，看看天色还早，便又架起车子，到五里大堤之外，满满推回一车煤土。第二天一早，城门一开，他便推起车子进了城，一直来到太和堂药店门前，叫开店门，将车子推进店里。店伙计见是卖煤土的杨老露，一点儿也不介意。杨露禅一边卸煤土，一边偷偷观看。只见庭院以内，一没有刀枪，二没有棍棒，只有几个

小伙计正在一边练拳。看其架式，软绵绵如河里游泳，慢悠悠似水中摸鱼，心里不觉好笑：“如此摸鱼之术，算得什么技艺？”卸完了煤土，一刻不停，便急匆匆地走出店来。之后，凡再有人提起太极拳如何如何时，杨露禅总是付之一笑。

这样，不知不觉又过了几个月。杨露禅每天照常推着独轮车在大街上卖煤土，把太和堂练太极拳的事早忘了个干干净净。

这一天，杨露禅推着煤土车子，又从太和堂门前走过。只见药店挤满了许多看热闹的人，吵吵嚷嚷。杨露禅放下车子，挤到跟前，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几个无赖，正在叫骂退药。店伙计不让退，掌柜的又不在场，所以争吵起来。杨露禅拨开众人，认出叫骂退药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城里北大街外号叫做“赵家五虎”的赵氏兄弟五人，另外还有几个泼皮在一旁助威。杨露禅一见，心里便明白了八九分，知道这是赵家兄弟在此故意寻衅闹事，于是心里想，我且看这个伙计如何处置。这时，只听店伙计说：“我们店里所售药物，没有半点虚假，都是入口之物出门不退，要退，钱可以奉还，药必须带走。”为首的赵龙一听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实话告诉你吧，今天来退药，并不是为了几个钱，这药是叫退也得退，不叫退也得退！”说着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便将药包朝着店伙计的脸上摔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店伙计腾地伸出手来，药包子早已接在手里，随即轻轻一松，那药包便象长了翅膀一样，照着赵龙的脸上飞去，立刻在他的脸上开了花。赵龙一楞，火了，蹭地一个箭步蹿过去，举手便打，只见那伙计不慌不忙，用手轻轻一拨，那赵龙便立刻身不由

己，站也站不住，立也立不稳，倒退了几步，跌倒在地。赵虎、赵豹、赵狮、赵豺弟兄四人一见哥哥被打，立即招呼其他无赖，蜂拥而上，纷纷动手，围攻店伙计。杨露禅在一旁看得真切，不由地为店伙计捏了一把汗，心想：“这回糟啦！这赵家五虎在广府城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，凭着练了几天拳，不光是普通百姓，就连官府衙门也还怕他几分哩！这一次能甘休吗？”这时，只见店伙计不慌不忙，来一个打一个，凡近身者，只一搭手，便一个个被抛至街心，久久不得起身。众人一见，齐声喝彩：“好手！好手！”杨露禅站在一旁，早就看得目瞪口呆，心里不住地称赞：“真是神技呀！伙计尚有如此本事，掌柜的该有多大能耐？”顿时只觉得脸上火燎燎的，随即推起车子走了。回家以后，仍然反复思想，觉也睡不好，饭也吃不香，终日坐卧不宁，真是越想越爱、越爱越想，恨不得马上投到太和堂，拜师学艺。又一想，就这样能行吗？人家肯教自己吗？如果人家不教，那又该怎么办呢？如此翻来复去，想了多时，也想不出个办法。

打那以后，杨露禅还象过去那样，每天按时送煤土上门，卸了车子便走，掌柜的给钱，杨露禅说什么也不收，总是那句话，“慢慢算吧！慢慢算吧。”过了几个月，杨露禅还是分文不取，掌柜的派人把钱送到家里，杨露禅又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。就这样，一直到了大年三十，店掌柜专门备下一桌酒席，把杨露禅请到店中，酒过三巡，方才开口问道：“常言说，‘礼下于人，必有所求’，杨先生到底有什么事需要帮忙，请讲当面。”杨露禅几次被逼，方才说道：“不瞒陈掌柜，我是想学学太极拳哩。”掌柜的听了，

笑着说道：“好啊，想学太极拳，这事不难，只是我的拳艺太差，没啥学头，我给你写一封信到河南陈家沟陈长兴那里去学，保险能成。”杨露禅一听，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，连忙说道：“那太好了，就请掌柜给写信吧。”陈掌柜的又说：“写信容易，不过有一件，陈长兴爱拳如命，从不肯轻易授人，你到那里一定要处处谨慎。”杨露禅连连称是。说话间，陈掌柜便打开抽屉、取出纸笔，当即写了一封荐书，交给杨露禅。杨露禅象得到一件宝贝似的，双手将信接了过来。

杨露禅带着书信，从太和堂回到家里，象报喜似的，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。谁知不说则罢，刚一说完，只见妻子扑簌簌掉下几滴泪来，哽咽着说：“你想学太极拳，这本是好事，却没想到家里上有老母，下有妻、儿，一家老小全靠你一个人来维持生活，你要是出外学艺，一家人的生活谁来照管？”妻子的一席话，便把杨露禅说得哑口无言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这一年春节，别人家里都是欢天喜地，唯独杨露禅一家闷闷不乐。从此，杨露禅的心里每天都象是十五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成天唉声叹气，连推煤土的营生也懒得去做。

一天，杨露禅正在大街行走，忽听背后有人喊道：“露禅兄，哪里去？”杨露禅回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原来是城里东大街的武禹襄。武禹襄，名河清，字禹襄，比杨露禅小十三岁，两个人都喜爱拳术，相交甚厚，跟杨露禅不同的是武禹襄家里比较富裕。二人见面，十分亲热，武禹襄拉着杨露禅来到一家茶馆里坐下，开口问道：“这几天门也不出，土也不推，整天愁眉苦脸，难道有什么为难之事？说出来小弟

也好相助！”一句话象是触动了痛处，杨露禅的双眼已经湿了，武禹襄几次追问，杨露禅才把想去陈家沟学艺，欲去不成，欲罢不能，前前后后，一五一十，全都告诉了武禹襄。武禹襄听了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这有何难，到陈家沟投师，实是难得，大哥只管放心前去，家中一切都包在小弟身上。”说完，便将身边带着的一个包袱打开，里面除了几件衣服，都是银两，然后说道：“这几件衣服刚刚做好，正好送给大哥，所有银两，暂交嫂嫂使用，以后家里使的、用的、吃的、穿的，一切费用全都由我安排好了。”杨露禅听了，真是喜出望外。回到家里，便说给母亲、妻子知道，随后立即安排动身。

广平府离陈家沟远不过八百里的路程。杨露禅自家乡出发，晓行夜宿，只用了五天时间，便来到河西陈家沟地面。这陈家沟原来是一个小山庄，大不过二百来户人家。但家家门前挂刀竖枪，尚武之风甚盛。杨露禅一见，心里非常高兴。他很快找到了陈长兴的家门，见到陈长兴，急忙把书信呈上。陈长兴打开一看，见是“太和堂”陈掌柜的亲笔信，非常客气，又是沏茶，又是让座，然后又安排酒席，好吃好喝，热情款待，学拳之事，只字不提。杨露禅早就憋不住了，便恳求陈长兴收他为徒，在此学拳。陈长兴听了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实不相瞒，这些年来，我早就不练了，武艺已荒废多年，恐怕误了学期，如果实在要学，还望另投高门。”杨露禅一听，心里就凉了半截，再三恳求，陈长兴只是不允。杨露禅无奈，只好告辞出门，来到村头一家茶馆里，要了一壶茶，独自一人喝起茶来，心里说不上是酸、是甜、是苦、是辣……

这一天，刮了一天的西北风，邻近傍晚，乌云密布，飘扬扬扬下起雪来。杨露禅独自坐在茶馆里，一边喝茶，一边犯愁，不知不觉已是掌灯时分。茶馆里的主人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婆，她见这位客人愁眉苦脸，呆了多时，不吃也不走，便问道：“这位客官，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有什么为难之事？”杨露禅长叹一声，便将自己如何千里迢迢，投师不遇，一五一十，全部告诉老人家。老太太听了，连忙告诉他，陈长兴对于拳术十分珍贵，从不轻易授人，劝他早些回去。杨露禅听了，并不言语，只顾仰天长叹。老太太见此情形，十分怜惜，便笑着说：“看你学艺这样心切，何不再想想办法？”杨露禅忙问：“大娘有什么妙法？”老太太说：“办法倒有，就看你能不能做到？”杨露禅说：“只要能学到拳，再苦再难我也受得了。”老太太见他态度十分坚决，便说：“你看天下这样大的雪，明天一定很冷，人们常说‘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’，等到天亮办法就有了……”然后又悄悄在他身边说了一阵，说得杨露禅不住地点头，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。

却说这一场大雪，从傍晚一直下到第二天早起方住。北风呼呼，天气变得十分严寒。陈长兴家里人早早起来，开门扫雪，忽见雪地里躺着一个人，脸色乌黑，满身上下穿得破烂不堪，分明是一个乞丐，躺在雪地里早已冻得不省人事了。家里人见了，连忙掇给陈长兴知道。陈长兴看了，急忙让人抬到屋子里暖和暖和。停了大约一顿饭的功夫，才慢慢甦醒过来。家里人问他：姓啥？叫啥？是哪里人？只见那人哇里哇啦，并不答言，再问，还是哇里哇啦，一句话也不会说，众人才知道是一个哑巴。既不知道姓名，又不晓得身世，无

家可归，陈长兴只好收留。因为他身体强壮，力气过人，担水扫地，生火做饭，又非常勤快，家里人都很喜欢他，于是就被留在陈长兴家里做了佣人。

这个哑巴不是别人，就是杨露禅。他投师不遇，在茶馆里听了老太太的话，换了一身破烂衣服，脸上涂些黑炭，黎明前躺在陈长兴家门前的雪地里，装做哑巴，才混了进来。

从此以后，杨露禅就在陈长兴家里当了佣人，白天担水扫地，生火做饭，干些粗笨活计，一到晚上，陈长兴一家，紧闭门户，练拳习武，灯笼火把，把个庭院照得通明，一家子侄连同几个徒弟在一起练习太极拳。杨露禅成了陈家的仆人，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哑巴，当然对他一点也不介意。练拳时，便悄悄站在一边窥视，一招一势，全都铭刻于心，等人家睡熟以后，自己再悄悄起来，把架式一一练熟，融会贯通，才合眼入睡。如此日复一日，天天如此，月月如此，年年如此，冬去春来，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三年。杨露禅对于太极拳的所有套路、技艺、要领，都已贯通。

这一天，吃过早饭，杨露禅收拾好碗筷，擦洗完桌凳，把所有活路一一料理完毕，便来到陈长兴跟前，双膝跪下，开口说道：“师父莫怪，三年已满，我该回去了。”陈长兴一听，愣了，忙问：“你不是哑巴吗？”杨露禅笑了，说：“师父，你忘了三年前广平府不是有个姓杨的带着书信前来投师的吗？”这时，陈长兴才恍然大悟，说：“你就是杨露禅？”“正是。”于是，杨露禅便把如何假装哑人，混进陈府，白天担水扫地，晚上练拳学艺的经过，前前后后，一五一十，全部告诉陈长兴知道。陈长兴听了，非常赞叹，便叫杨露禅行云走架，让大家看看。说着，杨露禅便脱去外

衣，抖擞精神，拉开架式，从拳架开始，所有套路，整整练了一遍，功夫纯真熟练，均不在其子侄之下。在场的人，无不称赞，都说：“练得好，练得好！”陈长兴看了，更是高兴非常，便说：“既然已经入门，那就再学三年吧，我再亲自教你。”杨露禅听了，磕头又拜。陈长兴双手扶起。从此以后，师徒亲如手足。陈长兴便将太极拳的沾、连、粘、随之法，行功运气之要领，连同使棍弄棒，刀枪剑击之功，一一耐心传授。杨露禅更是刻苦认真，专心苦练，全力致学。

时间飞快，不知不觉又过了三年。杨露禅练得技艺精湛，拳路娴熟，这才告别师父，离开陈家沟，回到老家广平府来。

就这样，前后经过六年时间，杨露禅这才第一次把太极拳从陈家沟带到永年来。



杨露禅二下陈家沟

杨露禅自河南温县陈家沟返回永年之后，一下子把个广府城给轰动了。不光是爱好武术的人，就连那些不常出门的老年人和刚刚懂话的儿童，也都纷纷传言，说是卖煤土的杨老露从河南学来了“太极拳”，技艺高超，人莫能及，任你有力之千，只要他轻轻一拨，便可抛出十几丈远，真是仙人赶驴，越传越奇。一连数十天，来访的、求教的、一直不断。特别是他的好朋友武禹襄，两个人更是形影不离。杨露禅对武禹襄非常感恩，武禹襄对杨露禅也更加器重，两个人一有时间便在一块儿谈拳论艺。杨露禅把自己从陈家沟所学的“陈式太极拳”，一招一势，毫无保留地演示来给武禹襄看。武禹襄从小读书，天资聪慧，早年还中过秀才，对于拳艺亦有一定的功底，没有多长时间便把“太极拳”的套路和要领全部掌握，练了个滚瓜烂熟。两个人边学边练，不断琢磨，技艺不断进展。一时间，杨、武练拳的事儿便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头号新闻。

但是也有不高兴的。谁？“赵家五虎”——就是广平府城里北大街的赵氏兄弟五人。自从那年在“太和堂”药店吃了亏，心里便结下了积怨。后来听说杨露禅赴河南陈家沟学艺，心里更是忿忿不平。这一次杨露禅从河南回来，听人言，杨露禅学回来一身好武艺，心里再也按捺不下。

这一天，吃晚饭的时候，赵龙、赵虎、赵豹、赵狮、赵

豺弟兄五人坐在一起，一边吃酒，一边闲聊。老大赵龙端起一碗酒，一饮而尽，随后，“啪”地把个酒杯摔得粉碎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想我赵家，世代习拳，从不曾丢过脸，如今轮到咱们弟兄五人，反倒受人欺侮，真是霉气！”

二弟赵虎接茬说：“是啊，当初他杨老露离家之时就该下手，也省得招来许多麻烦。”

三弟赵豹更是激愤：“倘若让其下去，为所欲为，以后哪还有我弟兄的立足之地！”

说着，四弟赵狮一拍桌子，猛地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依我之见，干脆一点，今夜就动手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也好长长我们志气！”

“对，对！”弟兄几个异口同声，连连催促：“事不宜迟，越快越好！”说着就要动手，只有五弟赵豺坐在一旁不答腔，直到几个哥哥问他，他才不慌不忙讲出一番道理来。

“想那杨露禅，虽说是推车卖煤土之人，技艺也不在他人之下，今又从河南学艺方归，血气正盛，我们弟兄五人，恐怕不宜下手，再则，城里练拳习武者甚多，跟杨露禅多有来往，特别是东大街的武禹襄，与杨露禅更是亲密，倘若知道杨露禅遭了暗算，焉能善罢甘休？还有，杨露禅虽在河南学艺六年，听说也不过于些担水扫地之类的粗笨活计，是不是真的把拳学到了手，也还不一定，依我之见，不如先设下圈套，逼其就范，等摸清了他的底细，再设法除治下迟！”一席话，说得赵龙、赵虎、赵豹、赵狮弟兄四个眼笑眉开，连连点头称是。大家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一直说到深夜才散。

再说杨露禅自河南陈家沟回来，少不了走亲串友，接待